

张作霖
演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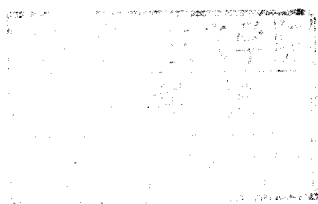


12474
11

31.78

张作霖演义

成玄著



200186761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张作霖演义
Zhangzuolin Yanyi
成玄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字数: 288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4 1/2 插页: 2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240,000

责任编辑: 郭 锋 责任校对: 孙明晶 姚喜荣
封面设计: 李勤学

统一书号: 10158·742

定价: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奉系军阀张作霖一生兴衰的长篇历史章回小说。

小说从一八七五年张作霖出生于海城县下洼屯写起，通过一系列传奇性的故事情节，依次展现了这一乱世枭雄，在旧中国最动荡、最黑暗的年代里，怎样由一个土匪头子“受抚”作官，进而成了奉天督军、东三省巡阅使；怎样扩充实力、穷兵黩武，发动两次直奉战争；怎样问鼎中原，登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宝座；以及怎样与日寇既有勾结，又有矛盾斗争，终于被关东军炸死于沈阳皇姑屯的全过程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作者自幼有机会接触张家父子，为了写好这部书，曾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，兼听百姓传说，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，做了合理的虚构和夸张，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张作霖、冯德麟等众多活生生的形象，而且对我们了解军阀混战、东北各阶层人民的生活，极有价值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东三省火热水深
 张作霖荒村出世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露锋芒聚众庙儿镇
 遭偷袭入伙三界沟…………… (20)
- 第三回 拒游说不干别动队
 受招安洗手作营官…………… (38)
- 第四回 恩将仇报火攻杜立三
 登门献马巴结张总办…………… (57)
- 第五回 奉密令兵压奉天城
 显身手血洗激进会…………… (71)
- 第六回 使尽花招袁世凯窃国
 挖空心思张作霖输诚…………… (83)

- 第七回 授师长老袁铸大错
迎头炮连打张“恩公”…………… (96)
- 第八回 反日救亡奉天城群众示威
昏庸老朽张总督一筹莫展…………… (110)
- 第九回 老张受赏大总统欺软怕硬
师长骄横段都督涕泣辞职…………… (125)
- 第十回 套交情“干殿下”笼络老张
送密信于师爷打动臬雄…………… (140)
- 第十一回 花船遇丽人张作霖纳妾杀人
地狱惊噩耗谷幽兰绝食求死…………… (156)
- 第十二回 生死两难毁青春出家大悲庵
争权夺势闹内哄奉军两虎斗…………… (172)
- 第十三回 提条件冯师长态度强硬
走消息汤二虎倒戈未逞…………… (188)
- 第十四回 转守为攻张作霖反手无情

- 进退不得冯德麟服输进京…………… (204)
- 第十五回 搭帮复辟倒霉蛋天津入狱
囊括吉黑风云儿东北称王…………… (220)
- 第十六回 勾搭连环祖经理大拉皮条
后来居上五太太张府受宠…………… (236)
- 第十七回 北国春迟奉天城初萌学运
直皖相争张大帅喜作渔人…………… (253)
- 第十八回 和事老明调暗挑险遭毒手
小扇子心狠手辣大演逼官…………… (270)
- 第十九回 张曹吴控制北京政府
热察绥并入奉军地盘…………… (288)
- 第二十回 苏鄂多事吴佩孚扩张势力
奉直交战张作霖首次败北…………… (308)
- 第二十一回 张作霖受挫整军练武
奉直战再起榆关鏖兵…………… (327)

- 第二十二回 郭松龄奇兵破石门
冯玉祥倒戈演政变…………… (346)
- 第二十三回 败退江南老张失利
举义滦州郭军反奉…………… (365)
- 第二十四回 关东军出兵干涉
郭松龄败死荒村…………… (381)
- 第二十五回 叛变革命蒋介石发动政变
镇压赤党张作霖遥相呼应…………… (397)
- 第二十六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
刽子手末日临头…………… (413)
- 第二十七回 四面楚歌仓皇撤出北京城
一声轰鸣泉雄炸死皇姑屯…………… (431)

第一回

东三省火热水深 张作霖荒村出世

西江月

军阀殃民祸国，何妨阔论高谈。
一言蔽之忒简单，怎能千人一面？
乱世枭雄称霸，信手雨覆云翻。
穷兵黩武民遭难，几番问鼎中原。
保住地盘要紧，苦与强邻周旋。
亲日排日两难言，终遭粉身一弹。
助谈茶余酒后，试写野史稗官。
评说功罪吾岂敢，历史明镜高悬。

四阙《西江月》，引出一部乱世枭雄大军阀张作霖的演义故事。既名演义，当然不是正史，故事情节，从来允许虚构。但张作霖死犹未远，其生平是非多为人知，又怎好任意编排？说书人竭尽微力，略集有关资料，兼听百姓传说，凑成此篇，纵有剪裁取舍，渲染铺张之处，自谓主要事迹尚未远离史实骨架。只是材料每有互异，传说更多分歧，一一考证实无能力，疑惑之处一笔带过，好比从本戏中选唱几出折子而已。学识浅薄，谬误难免。是与不

是，权当“瞎话”听听好了。

话说清朝末期，朝政久已腐败不堪，内忧外患如火熬油，害得民不聊生，国将不国。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，竟把东北三省视为鞭长莫及的边陲之地，任人分割。北邻沙皇俄国侵略成性，早在一八五八年（咸丰三年）便用武力迫使清朝签订了《璦琿条约》，割去中国领土六十多万平方公里。之后又接二连三迫使清朝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、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、《伊犁条约》，共侵占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。沙俄贪得无厌，依然虎视眈眈，把中国东北划入它向外扩张的势力范围。

东邻日本“明治维新”之后，羽翼丰满，也开始了向外侵略，中国东北首当其冲。甲午之战中国失败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、割让了辽东半岛、台湾、澎湖等地，从此日本侵略魔爪伸入东北，形成了与沙俄争夺势力范围之势。

沙俄利用这一局面，以共同防止侵略为饵，诱使清朝在莫斯科签订了《中俄密约》，取得在东北境内修建中东铁路及运输军队，使用港湾等等特权。从此日俄矛盾愈演愈烈，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期，这两家帝国主义竟欺人忒甚地搞出了叫作借地打仗的奇闻怪事。

一九〇四年（光绪三十年），日本对占驻我旅顺的沙俄海军发动突然袭击，拉开了战幕。日俄在我国领土上打仗，居然要中国严守中立。昏庸的清政府也居然诺诺连

声，竟发表了一个局外中立的声明，划辽河以东为战区。日俄数十万军队在旅大、辽阳、奉天、铁岭一带混战，对中国百姓任意烧杀抢掠，造成千里焦土，数十万人伤亡，成百万人流离失所的惨剧。直到如今，上年纪人一说起“大鼻子”“小鼻子”种种兽行还恨得咬牙切齿。

一九〇五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，这场借地打仗，以沙俄失败告终。打输了的俄国又来个借地赔偿，把它在东三省独占的势力范围拦腰一划，将南半截割给日本，日本又转过来逼清政府承认了它抢来的“权益”，并加以扩充，侵略接力赛层层加码。

就在这国家危如垒卵之际，清朝大小官僚依然麻木不仁，作威作福，横征暴敛，敲骨吸髓。老实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任他们摆布，不堪忍受者，杀官造反，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，闹得辽西、辽东、江北等地群匪四起，百姓朝不保夕。哪知胡匪越多，官府油水越大，今日清乡，明日剿匪，真是匪过如梳，兵过如篦，老百姓苦上加苦，闹得田园荒废、家破人亡。

以上约略叙述过张作霖出生前后一段历史概貌。书归正题，单表一八七五年（光绪初年）之秋，在海城荒村桑家铺的一间破“马架子”中，一个乳名“张老疙瘩”的婴儿呱呱降生了。此儿便是日后际会风云的乱世枭雄、大军阀张作霖。

张作霖祖籍河北河间府，张的祖父张永贵因连年天灾人祸，无法生活，挑着儿子张有财跑关东，在海城西小洼

村落户种地。张有财从小不务正业，地里草荒三尺他也不下一锄，日与村中的“嘎杂子”、“二溜屁”为伍。发妻邵氏早亡，续娶王氏，生三子，长子作泰，次子作孚，张作霖是老疙瘩。张永贵死后，张有财更无拘束，成天出入赌场，输打赢要，成为一个又臭又硬的赌棍。后因名声忒坏，村人侧目，他只好搬家走人，在栾家铺赁间小“马架子”落了户。

张作霖十来岁时便常随乃父出入赌场，为局东跑腿打杂，逐渐养成了敢于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。十四岁时，张父因强逼赌徒栾二混子卖妻偿还赌债，狭路相逢，被栾一脚踢死在河滩之上。

王氏见丈夫多日头影未露，便四处寻找，终在河滩上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，可怜她借贷无门，连个四块薄板的“狗碰”也办置不起，只好哭求四邻，在河滩上用一领破苇席将张有财草草掩埋了事。不料张作霖发迹之后，村民却因此传开一套瞎话，说张有财死后歪打正着埋在了“龙穴”，所以儿子才当了大帅，还说张大帅原是天上的二十八宿中娄金狗转世云云。

张有财在世时，家里时常无米下锅，死后日子更难过了，王氏哭肿双眼也毫无办法。长子作泰出外跑腿子久无音信了，老二作孚更不管家中死活，成天在宝局鬼混，老疙瘩才十四岁能顶啥用！王氏无奈领着张作霖到黑山县二道沟娘家暂住。日子一长，娘家也拖累不起，王氏改嫁村中兽医吴老二。吴兽医人很厚道，对待王氏母子不错，出

钱把张作霖送进村中私学馆念书。那张作霖却一进学馆脑瓜仁子都疼，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还没念上一年，干脆回家把书包一摔说：“给你们念这套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有啥出息？我得另学本领，长大了也好出去闯荡。”吴兽医挠挠头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能耐，你就跟我学兽医吧，闹好了也能混个吃喝。”

张作霖对兽医这行倒有些兴趣，因为驻防附近的骑兵，边外的马贩子以至一些明暗两路黑道朋友，都常找吴老二来医马。这号人不服天朝王法管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事都敢干，张作霖佩服他们，很愿意和他们打交道。张作霖很聪明，跟吴老二学了一年多，《牛马经》已背得通熟，开始给后佬作个帮手，可以给牲口治个小灾小病了。他因此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，心越来越野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从此常明里暗里从兽医桩的钱匣子里抓个三吊五吊揣进兜里，吴老二只好睁只眼闭只眼。

二道沟村外是一条通往边外的大道，道旁有一赵家店，三间土房一排拴马桩，供过路马贩子和挑八股绳的小贩人等歇脚过夜。店东赵四海领着老伴和独生女大姐照看营业。这赵四海年轻时又闯过江湖，是个阴阳两界的人物，年近五十才洗手归正，开个小店安顿下来。因为他经多见广，官私两面儿都有个照应，又熟悉这一带牲口行情，所以生意做得满好。

住在店里的马贩子，如果赶上行市，生意得手，他们就大吃大喝大把花钱。这时候赵四海便来窜掇说：“咱村

里有俩秧子(游手好闲的阔少)好耍大钱，一注输过两头大骡子，外号红眼儿蒙，我能把他们圈弄来，哥几个正走财运，要跟他们耍场大牌九，赶上好点儿，赢个几十两也不费难。”马贩子们听说有“秧子”可圈，乐得答应，都说：“赵掌柜就张罗一场吧，咱们多给打红(抽头)。”赵四海便到十里八村找来几个久耍腥钱儿的赌棍，悄声告诉这伙人去剥肥羊，先讲清了；他不光图个抽头，赢钱的还得三七分红。

张作霖常揣着几吊钱到赵家店走动，天黑之后，一见挂上大保险灯，就知道准有大局，他便赶来给局东跑腿儿帮忙。张作霖幼承乃父家教，对赌场的勾当，可称小小里手。他一看出门道，敢把腰里的钱全都押上，孤注一掷，十有七八只赢不输。

张作霖在赵家店得到甜头，自然常来常往，对赵四海格外殷勤，帮着他侍候店客，铡草喂马，挑水拌料。遇上赶集，他准给赵四海的老伴捎回二斤槽子糕，给大姐买点头绳、香粉。一来二去，张作霖博得赵家三口人的欢心，都觉得这个小伙子机灵懂事，有个出息。

赵四海白得个帮手，暗自高兴。一天，他把张作霖叫进里间屋说：“老疙瘩，这也是咱爷俩的缘份，你在我这挺实在，我也不拿你当外人了。你小子跟我练达练达，准有好处。赵某跑了多半辈子江湖，连个传宗接代的人都没落下。唉！这也是作了孽呀……”

张作霖眨巴着眼睛，连忙说：“你老若不嫌弃，就收

我当个干儿子吧。”不容分说跪地下就给赵四海叩头。

赵四海是个面上的人物，见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，认自己作干佬，甚觉得意，他想，总得把这小子拉帮出个样儿来才够意思。这天他对张作霖说：“老疙瘩，干佬看人从不走眼，你小子有内秀，要闹腾好了，日后能有出息，可象你这么散逛不行，先得找个正当营生干干。”

张作霖说：“我才十八岁，又没啥能耐，能干有啥正当营生！”

赵四海说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三国周瑜十八岁都当上了水军督都！”他转转眼珠说，“有了，你就借吴老二这块招牌，先干干兽医吧。这一行眼宽，能交上江湖朋友，挺对你的路数。”

张作霖上来了精神：“好是好，就差在我的医道是二百五……”

赵四海哈哈一笑说：“傻小子，啥叫二百五？只要敢干就是一千一！遇机会干佬露一手给你创创牌子！”

这一天从边外过来两个马贩子，带着六七头牲口住在了赵家店。赵四海一搭眼就看出来这俩人都是出世不久的荒子。他眼珠一转，暗说机会到了，进里间屋小声对张作霖嘀咕几句。当夜张作霖喂牲口时，悄悄把背地烧焦了的干辣椒塞进了两头大骡子的鼻孔。次日清晨这两头牲口得了暴病，鼻涕长淌，口吐白沫，水草不进。马贩子慌了神，请赵掌柜赶快去请兽医，赵四海进村把吴老二请来，吴是老实人，不通江湖门槛。他到槽头看过牲口，直劲摇

头，说看不准这是什么病，推手走了。赵四海见马贩子急得搓脚，这才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老弟要信得过，我再给你们请位高手。别看此人年轻，人家可是地道祖传医道，治牲口敢说九成保险。”说罢把张作霖叫了过来说：“老疙瘩，讲不了，你就露一手吧！”马贩子见这位高手就是店里打杂儿的小伙，疑疑惑惑只好答应了。那张作霖装模作样到槽头把病骡子仔细看过，说声没啥，便到里间屋把昨夜预备好了的两大包树叶煎好，给牲口灌了下去，声明他用药非同一般，灌完非蹶好不行。说罢把骡子牵了出去，蹶到河沟，一看四下无人，忙抠出牲口鼻孔里的辣椒，又饮了一阵水，把牲口拉回槽头，马上就吃草了。马贩子千恩万谢，送给这位高手二百吊钱。从此便从赵家店不断传出张老疙瘩兽医如何高明的传说，前村后堡偶尔有人来请，张作霖拣小灾小病，用吴老二的成方子真给治好了几头牲口。

张作霖手头宽绰，交游渐广，偶尔和马贩子跑趟边外，捣腾牲口，油水越捞越大，胆量越闯越足。一来二去和绿林朋友有了往还，偶尔也在十里八村给他们当个眼线（侦察人），闹个小小的坐地分赃。年将二十的张作霖已经成为乡里敬而远之的半拉黑儿人物。

这一天该当出事，赵家沟大粮户钱二爷的两辆大车往半拉门粮栈送粮，回村贪了黑，半道上被人把八头大牲口都劫走了。钱二爷岂肯善罢甘休，他明察暗访，摸清此事与张作霖有关，便到黑山捕盗营状告张作霖通匪路劫，花钱

上下打点，马上要派兵抓人了。张作霖听到风声，连夜来见赵四海说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我得出去躲躲。”赵四海想了想说：“躲初一躲不了十五，钱老二告你通匪，你就真正干它一场吧。这年头是不当胡子不作官，我干脆引见你投奔冯德麟的柳子（匪帮）入伙吧！”张作霖眨眨眼说：“干佬，眼下我无枪无马，又没个名声，投奔人家也只能当个崽子（小匪）。要干将来就自己拉帮，干出个震头来！”

赵四海忙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好小子，有种！”忙拿出五十吊钱作盘川，临别一再嘱咐：“不论你混好混歹，啥时候愿意回赵家店，我还照样不把你当外人！”

张作霖趁黑夜，抄毛道南下，直奔辽河口大高坎镇。他早听说二哥作孚在镇上“宝局”混得不错，打算在那先落下脚再说。不料到镇上一打听，“宝局”摊了人命，张作孚半年前已被营口巡防营抓走了。

张作霖流浪到营口，两眼墨黑，找不到什么营生，竟蹲了小店儿。这一天他正在街上转悠，见路旁茶棚前竖一面招兵的白旗，一个穿清兵号衣的人在长凳上喝茶。此人十分面熟，细一看，原来是当年常和他爹在一起耍钱弄鬼的毛四鬼。张作霖心中一动，忙赶过去给毛四鬼作个大揖说：“四叔，你老当兵吃粮了！”毛四鬼略一打量，站了起来亲热地说：“哎呀，老疙瘩，你怎么蹊到营口来了？”张作霖打个唉声说：“提起来话长了。走吧，四叔，我请你老先到饭馆喝两盅，咱爷俩好好唠唠。”